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天主教傳入中國概觀

聖教雜誌社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天主教傳入中國概觀

天主教傳入中國概觀

民國十三年五月十五日，駐華宗座代表剛總主教奉教宗命，召集中華全國主教等，開公會議於上海。此爲中國聖教自有史以來，一絕大之紀念也。後二年，羅馬教宗親行祝聖六位本籍主教，更爲我國教史關一新世紀。願飲水思源，君子美之。觀今日教務之盛會，不能不追溯往昔筭路藍縷之功，此吾所以對於中國聖教有傳入概觀之作也。

夫耶穌降生來世，原爲救贖人類，傳佈福音。其於升天之前，諭令宗徒分行天下，往訓萬民。宗徒等則遵耶穌遺命，四出傳道，無遠弗屆。中國雖居遠東，亦爲耶穌聖血救贖之國；而天主眷顧中國之慈心，亦未嘗軒輊其間。是以聖教初始，有謂聖多默宗徒，卽遠至印度，由印度而至中國，卒由中國而又回印度，致命於梅里亞布爾城。此說雖無確實証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據要非絕對無因。蓋有謂漢明帝時猶太人已與華人通商。猶人來華大抵取道印度。且中國傳說有達摩西來第一祖之語。意者卽多默之轉音。總之聖多默宗徒究來中國傳教與否。既無確切之事實。我未敢遽以爲信史。然中國古時聖教確已傳入。謂余不信。請以數世紀前發見之十字石碑及鐵十字爲証。

明季福建省發見古十字石碑三座。皆形狀整齊。雕刻精緻。一係明萬曆二十三年在南安縣境所得。一係在泉州仁風門外東湖畔所見。一係在泉州水陸寺中所獲。三十字皆古式。當是第四五世或八九世時物。見肅司鐸之天主教傳行中國考上冊第二三張又江西王主教於光緒十二年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寄信北京傳教士云。余於吉安府獲一大鐵十字。形狀甚奇。卽所謂聖安德肋宗徒之十字。上鐫三國孫吳年號。卽降生後二百三十年。燕京開教紀畧上篇八張

綜此古跡觀之，足証千餘年前，聖教已傳入中國，無容疑議；惜記載未詳，未窺全豹耳！且此事另有記載，亦可參証。馮秉正述之盛世芻蕘救贖篇中云：一如明洪武初，江西廬陵地方，因掘地得一大鐵十字，上鑄赤烏年月；赤烏係三國孫吳之年號。人皆不知爲天主聖教之物。有名臣劉嵩號子高者，作鐵十字歌，以誌其事。事詳劉子高詩集，併李九功慎思錄內。若非天主聖教，已經早早流傳，何以有此鐵十字？一後徐光啓有鐵十字著，證其可信。再以明時西安府掘出之景教碑觀之，對於當時教務之興亡盛衰，紀之綦詳；則唐時已有景教基礎，人亦不能否認之矣。

此碑在明熹宗天啟三年，即一千六百二十三年，陝西西安府尋獲。上載唐德宗二年立，即七百八十一年，碑額鐫有十字聖號。碑中大意謂：

唐太宗貞觀九年，即六百三十五年，大秦國

古稱羅馬
曰大秦

有名阿羅本，偕

同志數人，首來中國傳教。初抵長安，帝命宰臣房玄齡出郊賓迎，居之大內。既命翻經，又詢教理，深知此教真正，乃出諭表章，准令建堂傳教。迨高宗繼位，對於景教尊崇有加，勒令諸州各建聖堂，遂至一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真道昌明，徧滿中土！不意聖歷年，武后臨朝，酷信佛法，景教遂不見容，幾遭覆沒。賴有主教羅含與奉教大員，竭力維持，得以轉危爲安。以後歷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均蒙優待，景教益形暢行云云。

唐代之景教，非羅馬天主正教，乃內斯多畧之異派。內斯多畧異端謂耶穌之天主性，與其人性，未常合於一位，不過附屬於其人性而已；爲此聖母瑪利亞所生者，祇是一位純人，聖母爲純人之母而已。此說顯

於羅瑪正教之道理背馳。景教在唐代，一時甚爲興盛。觀唐武宗會昌

五年，下詔折毀天下寺宇，勒令僧尼還俗，大秦寺景教堂名穆武僧景教士之通稱亦作

羅日譯曰師傳二千數人，亦被驅逐。當時景教盛況，可以想見。唐傳至宣帝朱

溫篡之，是爲五代，干戈雲擾，迄無寧歲，景教士更無駐足之地。宋太祖

受後周禪，始開宋朝三百餘年之國。當是時巴大德府宗主教，眷念中

國教務，遣修士某來華。修士見各處聖堂被毀，教友亦星流雲散，遂廢

然而歸。

由觀是之，唐之景教，在武宗時，遭一時之禁阻。六十年後，又繼之黃巢

五代之亂，黃河以南數省，漸至滅跡。然中國北境，與塞外區域，據西史

所載，宋朝時有哈刺契丹國，即遼唐末始興當全盛時其疆域之遼闊駕南宋而上之奄有今之東三省內外蒙古並直隸山西之大半通

國奉基督教，其王有名鐸德若望者，在歐史上頗有名譽，與歐洲奉教

法國，驛使相通，往來不絕。後教皇亞立山第三，聞契丹王所奉之基利斯督教，乃內斯多畧異派，遂遣太醫斐理伯充作使臣，至其國，勸王率臣民改歸正教，此一千一百七十七年事也。

西史所記契丹奉教之事，証之近數十年，在關外蒙古直隸北境所見之石十字碑，實有可信之價值。蓋獲得之十字，其形式一如歐洲八九世紀之十字架形。近日又在涿縣琉璃河左近，山中發見一座古十字寺，寺中有十字碑，十字四角有西里亞文字，亦與唐之景教碑同。此寺係元順帝時重建，又勅賜十字碑紀，大意謂都城百餘里，舊有崇聖院，碑幢二座，爲晉唐之遺跡，迺大遺之營造云云。凡此古迹，足証遼時中國北方基利斯督教確已盛行，而西史所說爲不誤也。

元代崛起沙漠，滅宋而奄有天下，一千二百十九年，既平哈刺契丹與

奈曼國，乃引兵西行，征俄羅斯，平波斯，擾匈加利。元之兵勢，震動全歐。其一往直前之概，有滅此朝食之雄志。而歐洲各國，則寢食不安。有旦暮莫保之憂。教皇意，諾增爵第四，既知歐洲兵窮力盡，不能以力戰。爰議遣傳教士，充作使臣，與蒙古修好。鋒鏑之禍，庶能消滅於杯酒間乎。乃在聖方濟各會中，選柏耶嘉賓，銜奉使節，往見蒙古大汗。途中忍勞忍苦，卒抵和林。在今庫倫西南約五百里已毀進見新王定宗。是時和林朝廷，在官員中信教者，亦實有其人。據阿刺伯人，亞布法拉所紀，佐太祖太宗創業之名相，那律、楚材，與定宗之二臣瓜達可，譯音二名俱奉基利斯督教。卽定宗、母皇太后都刺吉納。元史作脫刺哥那亦奉教真誠。西國教友，被擄在和林者，難屈指數。有俄羅斯、希臘、匈加利等國人，若小亞細亞與亞爾默尼、西里亞等處人，則更不知其數。且有修士與神品班人，亦參與其間。

皇宮隣近，建有聖堂一座，時照希臘禮，舉行彌撒。司鐸人等，皆受養於公家，按月給俸，同於官職。當時基利斯督教之興盛，可見一斑矣。栢耶嘉賓，使命歲事後，即回報教皇意，諾增爵第四。不久而法王聖類思，憫教友之在和林者，流離失處，如無牧之羊。爰在聖多明我會，簡選修士隆如美，帶隨員六人，出使蒙古。隆等方至和林，定宗已去世二年。新王未立，故使命無大效。然聖王救人之念，猶未已也。一千二百五十二年，又在聖方濟各會中，簡派修士二人，一名羅伯魯，一名巴爾多祿茂，又隨員一，出使蒙古。見憲宗於和林，羅等初至和林，見在皇宮左近，有一大帳幕，內有祭台，供有銀十字架一座。有耶穌聖母及聖若翰保弟斯大天神等像，又有一隱修士，端坐默禱。叙談之下，知隱修士，係亞爾默尼司鐸，向在巴來斯定隱修。後蒙天主默感，來遠東傳教。此隱修士實

爲羅瑪公教司鐸。歐洲教友中，流落和林者，天主教友亦不居少數。羅伯魯在和林時，曾遇一法國巴黎人名步瑟，及一法國麥思府婦名巴各德。在某公主家充作姆師。而法蘭西以外之國，若日爾曼、匈牙利、俄羅斯等國人，則更不勝數。彼等中多有奉聖教者，因多年未告解領主，至羅前求告領云云。羅瑪公教教友，雖不居少數，然內斯多畧異教人尤衆。貴族顯官，宗室近臣，皆奉異教。中國內地，奉內斯多畧異教者，凡十五城。西安府有主教一員，管理中國教務。一千二百五十四年，羅伯魯返歐，復法聖王使命。

不但教宗及法王遣使至蒙古已也，卽蒙古亦遣使至法，覲見教皇。卽在一千二百七十二年，波斯王哈巴迦哈巴迦爲憲宗五弟旭烈之子旭烈征服波斯封爲波斯王旭烈與其後皆爲教友聞教皇額我畧第十，在法之里昂，召集公會，因遣使臣十六人覲見。

蒙古使臣中之人，得聞正道，棄邪歸正，教皇爲之躬行付洗禮。二年後，哈巴迦又遣二奉教使臣至歐，使臣歸國時，教皇派聖方濟各會修士五人，與之同行，且請送修士至中國傳教。數年之後，聖方濟各會之省會長上書於教皇尼各老第三，言中國已行開教，進教者日益衆多，求簡派主教一員，綜理教務，以一事權，而利進行云云。

波斯王派使臣見教皇，而元世祖亦於一千二百七十一年，遣在華之意商馬可孛羅充作使臣，面覲教皇，請派教士百人來華傳教。

一千二百八十九年，教皇尼各老第四，聞中國皇帝優待教士，大有開教之望，又簡派聖方濟各會修士數人來中國傳教，以孟高未諾爲首領。一千三百零五年，卽成宗在位之九年，孟高未諾寄書於歐洲同會修士云：在北京初至時，雖遭內斯多略異黨之嫉妬，然今已建有聖堂

一座，領洗入教約有六千之多。向非異教徒百方阻擾，卽授洗三萬，亦意中事也。此外又建一學堂，爲養兒童一百五十名，教以辣丁文與希臘語。現有十一名，已習熟大日課經，全唱聖咏云云。數年後，在北京又建一堂，與修院一所。一千三百零七年，卽成宗在位之十一年，教皇格肋孟第五，升孟高未諾爲北京總主教。次年聖方濟各會，奉教皇命，來至北京，祝聖孟高未諾爲主教。且遵教皇聖旨，尊之爲總主教。而屬下之。天主教之主教自孟氏始，前此祇有異端主教。孟高未諾得有三主教臂助之力，宏宣聖教，向化者日益衆多。教宗聞此佳音，又續遣三主教來中國，佐理教務。三主教均聖方濟各會修士。彼等居京，月受政府俸金，與官職無異。一千三百二十八年，卽元泰定帝五年，北京總主教孟高未諾去世，壽八十三歲。在中國傳教三十六年，授洗三萬餘人。卒之日，遠近教友，莫

不哀悼，如喪考妣。

教宗若望第二十二位，聞孟主教去世，卽簡方濟各會士尼各老包特拉繼其任，爲北京總主教，並派同會修士三十二名，隨來中國。然尼各老雖簡爲中國總主教，乃遲遲其行，八年後，尙未蒞任。元順帝乃選方濟各會士安德肋爲使臣，遠至歐洲，覲見教皇。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安德肋等始抵法國亞未麗府，卽將順帝國書，與教友信件，呈上教皇本篤第十二。教皇一一裁答，飭令前教皇若望第二十二簡派之北京大主教尼各老保特拉迅速赴任，不准稽遲。一千三百四十二年，教皇本篤第十二，又遣方濟各會修士四人，充教廷使臣，來與中朝修好。順帝感教皇美意，待教皇恩禮有加，教務亦愈暢行。終元之世，與教皇信使往來，迄未斷絕。

順帝末年，朱元璋以布衣崛起，用兵十五年，而成帝業，國號大明。元帝北遷，蒙古爲韃靼種，入主中國，恆爲國人所切齒。洪武君臣，卽力行其排外主義。凡蒙古所建設，悉數削平，而於其所保護之教徒、教堂，則更無顧惜。北京之三堂，早已毀滅無蹤跡。當此時，亞細亞中部，又遭大買爾耶譯音卽鐵木兒之擾攘。大買爾耶，土爾基斯坦人，論母系亦元太祖後裔，自幼奉回教，及長，切欲效教祖穆罕默德，有伯天下之志。明洪武二年，起兵平西域諸國，盡奪蒙古所據諸地，滅波斯之蒙古國，取亞爾默尼附近諸地。據印度，由是中西被回教隔絕，而西域諸國之奉基督教者，無論羅馬公教，或內斯多畧異教，遭此大劫，而宗教基礎，蕩然無存。雖云大買爾耶之殘忍，爲吾聖教之不幸，然天主恐自有深意，在此浩劫中，消除內斯多畧之異端，使不致在中國地，深植其根基，而

捲入中國人民於此異端旋渦中也。

元滅明興，西教士乃不見容於朝，卽內斯多畧異端之教，亦漸絕迹；然天主不忍中華人民坐於幽冥之中，無人援救之也。嘉靖二十九年，聖方濟各沙勿畧謀入傳教，不幸未入中國，而實志以沒。聖人去世後三年，各會修士先後接踵而來；若聖多明我會，聖奧斯定會，聖方濟各會。然因海禁綦嚴，皆未得入內地。耶穌會士方濟各白來斯及羅明堅等，先後繼來，先利瑪竇二
年來中國亦未能久留。直至明萬歷八年，卽一千五百八十一年，利瑪竇偕二三同志，始得入內地，實行開教，使元代以來已絕之統，得以再續，是以史家論中國開教事，有明以來，咸以利氏爲第一。當時傳教士不能入中國內地，往往在澳門駐足。澳門本中國地，葡人於一千五百五十七年始佔據之。附近粵民，來澳謀衣食者，實繁有徒；

因而得與駐居澳門之傳教士，周旋晉接，進教領洗者以千數百計。一千五百六十八年，教宗庇護第五，允耶穌會總長聖方濟各博爾日亞之請，將亞比西尼主教加爾內畧調任澳門，統管中國及日本一切教務；是爲元代以後，第一任主教。加氏爲耶穌會士，澳門官商爲之籌捐巨款，修大堂一座，宮院一座。又爲中國教友，別建聖堂一座，奉聖瑪爾定爲主保。加氏於一千五百八十三年出缺，在任凡十六年。

除澳門之聖堂外，中國內地所建之第一聖堂，卽羅明堅在肇慶所建之堂。堂中規模，雖非宏敞，然形式雅觀。內設祭臺，臺上供耶穌聖像。像上大書「天主」二字；天主之稱始此。所謂「天主者，天地眞主，天主亦主地，主神主人亦主百物。」一說詳明萬曆年耶穌會士所立，天主正道解略碑。然未及六稔，而肇慶聖堂被劉制臺霸佔。先是羅明堅

將中國開教事，託於利瑪竇，獨回西洋，至是利瑪竇之韶州。因該處紳商之歡迎，卽建堂棲止焉。

時中國有二少年，一名鍾銘仁，一名黃明沙，來韶州追隨利公，且有志修道。厥後二人入耶穌會，幫助傳教，頗著賢勞，爲當時西士所倚畀。

中華聖教有堂矣，有傳教士矣，宜其發展日進矣！不料萬歷三十九年，韶州聖堂被亂民搶掠，僧徒之流，又從中煽惑，神父輩等卒離去韶州。是役也，黃修士死焉，年三十三歲。爲主致命，嗚呼烈矣！計韶州立堂，始

於萬歷十七年秋，

卽一千五百八十九年

終於三十九年，

卽一千六百一十二年

萬歷二十四年。

利瑪竇志宏願大，思至北京傳教，以樹其基。爰於萬歷二十三年春，隨石侍郎赴南京。既抵南京，石侍郎趕程北上，與利公訣別。利公天涯孤旅，舉目無親，既無棲身之所，乃折往南昌，而江西遂於此時開教。然利

公僑居南昌，不忘進京之志。適有王忠銘者，廣東瓊州人，新補南京禮部尙書，由籍赴京，路過南昌，利公得此良機，遂偕郭居靜司鐸，乘王尙書船，起程北上，其南昌教務，則委龍華民、羅儒望等接管。

利公至北京，適此時中國與日本構兵，或有疑公爲日本間諜，以故無敢爲之上達者。留京月餘，乃又離京南下，同故友瞿太素同至南京。時王忠銘已先利公回南京，上任視事矣。瑪寶與太素既抵南都，僑居承恩寺。王尙書力勸利瑪竇留居南京，且士紳投刺謁見者，日不乏人。利公遂與同會士議在南京立堂，戶部堂官劉斗墟聞知此事，以官廨相讓，傳教士於是得有安身之所矣。

次年，卽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又得進京，派郭居靜主持南京教務，獨携龐迪我北上。

利公在京，進呈方物，得萬曆帝優旨，安居京師。乃在宣武門左近，買屋立堂，是爲北京南堂之始。初年祇有龐迪我相從。三四年後，又有費奇規與熊三拔兩司鐸，來相依隨。

利瑪竇學問優長，於各種科學無不精通；且道貌德容，迥超凡俗。名公鉅卿皆樂與之遊，士大夫中得聞其道，毅然奉教者，亦大不乏人。若監察御史馮應京、大僕寺卿李之藻、相國徐光啟、京兆尹楊廷筠諸公是也。李徐楊三公，人稱爲「中國開教之三大柱石」。不特因其保護聖教，庇翼教士，致教外人有所畏憚，卽上海杭州開教之緣起，大抵光啟與之藻之功居多。飲水思源，其功豈可沒哉！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利瑪竇病歿，壽五十八歲。計自入中國，近三十年，在北京十年。當時西士之在中國者，僅十三人，散居南北二京，

與杭州南昌等處，安居傳教。然不久而風波起矣。中國第一次教難，發源於南京。始於萬曆四十四年，主使之者，禮部侍郎沈瀛，而促成之者，乃禮部尚書方從哲，與沈瀛之屬員晏文輝、徐如珂爲之遊說者，有內官魏進忠、劉朝等。同時上書爲傳教士辯護者，有徐光啟，表明西士之爲人，教旨之純正，允宜崇奉，無一可議。旋奉御批知道了。既而方兼東閣大學士，朝廷依照沈瀛所請，將在北京之西士龐迪我、熊三拔，與南京之王豐肅、謝務祿，一併押解出國，不准逗留內地。查與兩太監有關，緣劉朝、魏進忠皆曾從沈瀛讀書，爲其門下士云。徐光啟又欲上書辯護，爲羣小所阻，竟不得達。龐迪我與熊三拔，卽見幾而作，出京南下至廣州。龍華民與畢方濟，既未指名被參，仍留京師，寄居徐光啟私第。其在韶州、南雄、南昌之教士，亦未遇難。南京之王豐肅、謝務祿二司鐸，則

由沈滙解至澳門翌年，龐熊二鐸相繼去世。王豐肅則改名高一志，二三年後，又潛入山西傳教，謝務祿亦改名爲魯德照，復入浙江江蘇傳教，而教中之被難者，亦有其人。次年沈滙致仕，而教難漸平。迨及天啟初，沈滙以交通魏太監故，被劾去職，歸家逾年卒，而南京教難平。

教難平後，聖教遂日有起色。史惟貞司鐸，由杭州楊廷筠家北上，至南京，意欲安慰被難教眾，然彼等依然熱心，無一背教者。艾儒畧司鐸，且遠至揚州開教。有某進士家，全家老幼三十名，均領洗入教。杭州教務，更蒸蒸日上。西士在楊廷筠家避難時，三四年中，先後授洗有一千三百之多。江蘇嘉定舉人孫元化，被徐光啟感化，領洗，邀魯德照郭居靜至嘉定傳教。西士等以嘉定立爲總堂，爲駐足之所。常熟瞿太素子式穀亦請艾儒畧至常熟開教，式穀從兄弟式耜，早年登第，得聞真道，因

亦歸正焉。山西則有高一志司鐸，先立堂於絳州。絳州有孝廉韓霖者，字雨公，在北京與徐光啟遊，得聞正道，回而授洗。歸家後，邀高公到絳，勸其親友奉教，其兄名雲，其弟名霞，二人均孝廉，亦皆奉教。且有段克，亦在北京奉教，其弟段襲，段辰，亦絳州熱心教友，爲教內外所景仰。高公傳教，得韓段二君之助，教遂大開。初年卽授洗二百餘名。十五年，授洗至八千之多，內有功名中人二三百，立堂五十餘所。高公開教，勤勞聿著，可稱爲此省之宗徒。而當時與高公齊名者，則有傳教陝西之方德望，司鐸方公在該省傳教，二十年後，授洗至二萬四千之多。方公之存神過化，可以想見矣。陝省首先奉教者，爲進士王徵，及蔣姓某大員。他若山東、河南、四川等省，亦有教士開教。當明末年，聖教已廣行十三省，（當時全國止十五省，惟雲貴未傳到。）教友約十五六萬，而獨江

南一省，不下十萬有餘，得奉教者，三分之二。蓋有徐光啟提倡於先，其子徐驥繼續於後，士民觀感興起，所以奉教者，獨以江南爲多。據精確之統計，全體教友中，有大吏十四員，進士十名，舉人十一名，秀才生監以數百計。噫！當時之聖教，豈不斐然可觀哉？

中國明末時之教務情形，我既言其梗概矣；而當時有名之傳教士，亦有可言者在也。除利瑪竇外，有龐迪我、熊三拔、王豐肅（後改名高一志）、謝務祿、龍華民、畢方濟、羅如望、史維貞、艾儒畧、郭居靜、湯若望、羅亞谷、鄧玉函、利類思等。或服務朝廷，或傳教外省，而當時教士又深通華文，因此不特深得當時士夫之歡迎，即今日之學者，誦其遺著，文辭爾雅，義理洽博，亦覺景仰不已。聖保祿宗徒曰：「余爲眾人成爲眾事，即謂爲救眾人視所救之人爲如何人，我即似如何人，以便感化之也。」使眾人得救。1 Cor. IX-23 旨哉斯言！深得

乎人之心理，爲吾人所當則效者也。

明末中國聖教史上，有一事有可紀之價值者：卽承曆皇太后、皇后、太子等領洗入教是也。自清兵入關，北京、南京相繼失守，承曆以萬曆帝之孫，正王位，蟄居一隅，奉教大員瞿式耜等矢忠明室，誓死不二，史稱義臣。承曆左右，又有教士及奉教大員，故漸知教理。兩宮太后與正宮皇后等，深明天主教之真正，向瞿紗微神父，切求領洗。瞿神父鑒其誠心，在宮中小堂內，行授洗禮，奉教官員咸與禮焉。承曆嫡母王太后，聖名赫肋納，生母馬太后，聖名瑪利亞，王皇后，聖名亞納，新生太子名慈烜。承曆初不許領洗，未幾太子病危，承曆懼其死也，亦准受洗，聖名公斯當定。瞿公命名之意，蓋望太子將來，如泰西公斯當定大皇，率臣民奉教，以再造此中國也！太子領洗後，病卽痊愈。與太后等同時領洗者，

宮中凡五十人。皇太后感領洗進教之恩，欲遣使至羅瑪朝見教皇，敬求爲大明國家祈福，並求多遣教士來中國傳教。永曆四年冬，派卜彌格神父充作使臣，付給國書兩通，一上教皇，一致耶穌會總長。當時教皇係亞立山第七，時在一千六百五十五年，太后致教皇書，今藏在羅瑪教皇御書樓內。教皇接國書後，卽覆書大明太后，惜覆書到華而王太后赫肋納已不在人世間矣！

然世途多乖，誠如教皇覆書所云，天主全能聖意，原非吾人所能測；從此滿族入主中原，教難幾無一朝，蔑有信徒視若明夷，禁教載諸律令。其間雖有英明之君主，因愛西士西藝而稍示寬容者，惟從一部清史觀之，充滿我華信友之血和淚。我書至此，瞻前矚後，誠不禁感慨係之矣！

明末時，又有一事足以紀載者，卽多明我會修士來中國，入福建傳教是也。先是該會修士，在呂宋傳教年久，教化大行，立有修道院。福建濱海之人，在呂宋經商，因而被化進教者不少。崇禎年間，多明我會士，有自呂宋傳教內地福建省者。自當日至今，福建一省，常爲多明我會修士之傳教區域。方濟各會修士，在呂宋亦立有修院，教化之隆，與多明我會不相上下。崇禎年間，亦有來者。迨清朝順治年間，栗安當神父，由福建北上，至山東濟南府，是爲方濟各會傳教山東之始。

明末清初時，聖教功臣中最著名者，有徐光啟之孫女甘弟達，嫁於松江巨紳許姓。其子纘會，早年登第，歷任各省高級官職。許太夫人在江南本省建修聖堂甚多，卽在他省助修之堂，亦不知凡幾，救貧濟乏，慷慨好施，誠爲聖教起初時之一大恩人也！

滿清入關，明祚云亡；當時傳教事務頗形棘手。順治初，北京祇有湯若望、龍華民二司鐸。三年之後，又有利類思、安文思、被肅王豪格俘虜至京，充苦役。肅王歿，其妃目見二司鐸之品行端謹，被化而受洗入教。妃聖名儒斯大，以此禮待甚優，不復以奴隸視之；且准在各處隨便傳教。數年之後，教友漸多，遂擇地建堂，卽北京所稱之東堂也。順治帝對於利安二神父殊爲器重，旋蒙賜給房宅一所，銀米若干。帝又見湯龍二神父學問淵博，品行超凡，甚寵眷之。但龍神父年已九十有六，爲主所召；帝聞訃，遣官祭奠，並賜葬銀三百兩。厥後西士去世，多以此爲例。當是時西士中最爲順治帝寵眷者，則爲湯若望。屢次臨幸天主堂，及若望住宅，坐與笑語，周旋歷數小時之久。若時值午刻，卽命之進便膳而同食焉。若望自順治元年，卽授欽天監監正；三年加太常寺卿銜；八年

誥封爲通議大夫，又追封若望之父母與祖父母二品崇秩。

不寧惟是，又命若望在宣武門內隙地，改建天主堂。所有造堂經費，着內務府供給。按該堂卽今北京之南堂並經若望立碑記，不幸此碑教難時被毀。順治

十五年進封若望爲一品，於是若望當出入宮禁及帝臨幸之際，乘機宣講天主十誠，聖教要理，勸帝進教；帝雖不能實踐奉教，然確知教理真正，私心嚮往，有不能自己者；爰於親政之次年，御製「欽崇天道」與「通玄佳境」匾額，並御題天主堂碑記，及賜若望「通微教師」之號。凡此數端，闢傳遠近，通國皆知，大有益於傳教；所以順治年間教務興隆，有月異日新之象。西士之在各省傳教者，均得地方官之優待，湯若望與有力焉。

順治十七年，召南懷仁進京，襄助若望修治歷法。詎於明年正月初六

日帝病危。若望謀進內廷不得，祇上書求帝領洗入教，免誤永遠大事。次日帝崩，遺詔以皇二子玄暉繼承大統，是爲康熙皇帝。時帝纔八歲，尙不能親政，諸事決於輔政大臣。若望在朝，大員之知己相厚者不少，朝廷之寵眷亦隆；職是之故，忌之嫉之者，亦日益衆焉。蓋欽天監一缺，累朝以來，皆以回回充當，自若望倡行西法補授，回回人楊光先敢怒而不敢言者非一日。迨見康熙冲齡踐祚，楊知輔政大臣鰲拜等素性好疑，不喜西士。楊光先上章參劾，若望提審二次下獄，僅爲「傳教」一事，定罪肢解，並將南懷仁等一併下諸囹圄。而輔政大臣等爲光先所惑，雖明知若望冤誣，又屬先朝勳臣，第恐將來皇上親政，追議此事，故於康熙四年四月初一日，卽一千六百六十五年，會集朝臣二百員，議置若望於重典。豈知天主聖意出人意料，方纔議定，京師地忽大震，有